

《梅村诗集》“钱笺”抄本三种述略

毛文鳌

吴伟业的诗典丽绮馥,有清一代注梅村诗而追步者不乏其人,论者向推靳荣藩为清初注梅村诗第一人^①,并称“其所自作,亦与之相近”^②。孰不知前此近百年,常熟诗人钱陆灿亦尝效法、笺注梅村诗(程穆衡《吴梅村诗集笺注》称之为“钱笺”,本文袭用之),惜乎从来治清诗者悉指其“久佚不传”^③。其实,“钱笺”犹存霄壤间。笔者曾幸睹清人曹炎、翁同龢、王振声三家抄本,兹不揣浅陋,草撰拙文予以揭橥。

—

钱陆灿(1612-1698),字尔弢,一字湘灵,号圆沙,学者称“圆沙先生”,江南常熟人。顺治十四年(1657)举人,以奏销案褫革,遂教授扬州、金陵、常州间,受其陶成者甚夥,晚岁终老虞山。著有《调运斋集》、《圆沙和陶诗》等,编纂《常熟县志》、《凤凰山永庆寺志》等,“补苴是正”族祖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而别行之,并批点《周易本义》、《汉书评林》、《庄子南华真经》、《文选》、《杜工部集》等数十种。钱陆灿“年甫逾冠,际新天子有拔贡之诏,遂膺主者特简,声名鹊起,新进誉髦之士群然推以为锋”^④。明崇祯十二年(1639),钱陆灿贡入南雍,读书鸡鸣寺中。同年,吴伟业升任南国子监司业,循例两人有师生之谊。关于这一点,钱陆灿尝披露云:“仆以文章出其门,读其书韵在下风,如梅村

①黄永年《吴梅村诗集笺注序》曰:“至乾隆时遂有就康熙原本诗及诗餘作笺注者,其事盖始于吴氏里人程穆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页)徐江《吴梅村研究》则曰“最早为梅村作注的靳荣藩”云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33页)。

②徐世昌:《晚晴簃诗汇》,民国退耕堂刻本。

③民国间太仓人俞庆恩编辑《太昆先哲遗书》,其跋程穆衡《吴梅村先生编年诗笺》曰:“其为之笺注者,旧有钱湘灵笺本,久佚不传。”转引自钱仲联:《梦苕盦专著二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67页。显然,钱先生持论亦同。又,潘景郑《著砚楼书跋·吴梅村诗集程笺稿本》亦曰:“钱著久佚不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84-285页。

④顾大韶:《钱尔弢〈麓读斋稿〉序》,《炳烛斋文集》,清宣统元年(1909)国学扶轮社刻本。

先生,旧为国子司业,录仆冠军六馆数次。”^①可见,钱陆灿时已汲梅村诗文菁华;今其集中尚有“梅村体”诗数首,如《琵琶行》、《卢舍庵放生鱼歌》、《佛头藤杖庵歌》等,然则钱陆灿为明末清初学梅村诗又一人。基于此,邓之诚先生曾说钱陆灿诗学渊源是“诗则吴伟业”^②。又说曾披览过“钱笺”《梅村诗集》。那么,“钱笺”今安在哉?

潘景郑先生热心吴地文献,稔熟梅村诗注始末,尝综述云:“各家笺注本之传世者,有钱陆灿之《笺注》、靳荣藩《集览》、吴翌凤之《笺注》……同时太仓程穆衡穷数十年之精力,成《诗笺》十二卷,《诗馀附笺》一卷,稿成,未得刊传。”^③此四家惟钱陆灿笺注于康熙朝,馀皆著成于乾嘉之际,则钱陆灿乃有清注梅村诗第一人。降及乾隆时,太仓人程穆衡笺释梅村诗(下文简称程笺本),采录钱批若干则而命曰“钱笺”^④。其实,早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常熟人曹炎已收得钱陆灿阅本一部,遂喜而临于《梅村集》康熙九年(1670)刻本之上(下文简称曹临本)。此曹临本后流入邓之诚先生五石斋,邓先生视若秘籍,为之抄补词二首,即《贺新郎》之《送杜将军弢武》与《病中有感》,又将之与梅村诗集顺治十七年(1660)初刻本相较而加按语曰:“此本较最初刻本诗少《赠张以韬来鹤》一首,文增《灵隐具德禅师塔铭》一首,首页男曠元朗较一行,改为男曠元朗、暄少融较,疑是梅村重订本。”^⑤并临得曹氏旧识一则:“康熙甲午夏日,得钱湘灵先生阅本,殊有开益,故临是本。曹炎识。”又馀兴未了,自题册端曰:

此《梅村集》,康熙原刻本,有曹炎过录钱陆灿批语。炎字彬侯,号鹤溪主人,常熟人,客洞庭席氏。嗜手钞书,有乡先辈陆敕先、冯定远之风。孙淇《市肆藏书歌》:“一厨连屋当屏风,一匱遮门充阁度”,即为炎作,详见叶昌炽《藏书纪事诗》。此本目录后有炎手题一行云(见前引)。按批语有朱笔、蓝笔二种,朱笔当出陆灿,蓝笔不知何人,自谓北闾丁酉副榜。于陆灿所举“潦倒”二字,谓出《晋书》,颇有是正。程穆衡笺吴诗,引陆灿之说,目为“钱笺”,乃所引有出于蓝笔者,不加别白,殊误。《芦洲行》引“钱笺”:“此诗多文移案牍语,盖自为一体。”此本所录,无此二语,但云:“几于张静轩矣”。或所见传本不同邪?黄丕烈欲求一见钱批而不可得,此虽曹炎过录,亦下真迹一等矣。惜批语多纠缠诗之累句,间有能证旧事者甚罕

①钱陆灿:《陈士衡诗序》,《圆沙文集》卷三,稿本,今藏于首都图书馆。

②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10页。

③潘景郑:《著砚楼书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84页。引文标点略有改动。

④程穆衡:《吴梅村诗集笺注·凡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⑤《清诗纪事初编》载:“《梅村先生诗集》刻于顺治十七年,托之门人所编,首载钱谦益序及书。”显然,邓先生曾寓目初刻本,但今却遍寻无果。李学颖先生《吴梅村全集·前言》也称:“梅村的专集,最早为顺治十七年刻的十卷本诗集……但经多方询求,始终不得此本下落。”

(按,“间有”、“甚罕”语义重复,必去其一,方可。下引《清诗纪事初编》可参),且不免微误。同时人尚如此,况百年后之靳、吴乎?穆衡极费搜讨,所得亦仅十之四五耳。庚辰六月,文如居士识于成府村居。^①

是书今藏国家科学院图书馆,内钤“武昌柯逢时收藏图记”、“邓之诚文如印”、“文如居士”等藏书印。邓先生题识谓蓝笔者非钱陆灿,而系“北闱丁酉副榜”之另一人,其依据是曹临本《赠陆生》一诗的批语:“陆庆曾子玄,为余丁酉北榜同年。”不过,邓先生似乎误读了“钱笺”。与之相反,我们认为,蓝笔正出自钱陆灿之手。理由如次:其一,依据前揭批语,批者当是丁酉南闱举人。查检《乾隆江南通志》卷一百三十一《选举志》“顺治十四年丁酉科”,陆庆曾为北榜解元,钱陆灿(榜名陆灿)为南闱亚元,则钱陆灿适可称陆氏“为余丁酉北榜同年”,因其时南北榜举人可互称同年。事实上,程穆衡即目蓝笔为“钱笺”。其二,钱陆灿笺注、批点古籍多非草草一阅,更多的是数阅,故批本往往朱、黄、蓝各色杂然。如其前后两批的《韩非子节钞》,丁日昌谓之“朱蓝泫然”^②;该书现藏于上海图书馆,我们目验可知,蓝笔批于康熙庚申(1680),而朱笔批于康熙乙丑(1685)。也就是说,钱陆灿素有以朱、蓝两色先后批点同一册书的阅读习惯。其三,最为直接的证据是,曹炎当日是临摹“钱笺”,故保存了原貌,当然包括其墨迹,而邓先生所举朱、蓝两笔正是钱陆灿一人所书。何以知之?我们曾寓目钱批经史子集达数十种之多,对其仿黄山谷的“纵横笔法”甚为熟知。矧就“钱笺”而言,尚有《赠辽左故人》“半子”、《茄牛》“泥车瓦狗”两词是以朱、蓝两色笺释的,而邓先生犹未提及,盖失之于检耳。

其实,清代获睹“钱笺”者尚不止曹、程两家,道光二十四年(1843),常熟人翁同龢(1830-1904)年方十四,据家藏“钱笺”以朱笔临校一过(下文简称翁临本)。翁氏所用底本版式为半页九行二十一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四周双边,今藏国家图书馆,钤有“叔平”、“白云水史”、“叔平手校”等藏书印。翁氏当日过录钱陆灿批点于乃兄翁同书评本上,又亲笔笺注,又识目录页尾曰:

余家藏有钱湘灵手批《吴梅村诗集》,龢年十四时,以朱笔临校一过。

癸丑四月,犹子曾源自黔还京,携吾兄手批《吴诗集览》本,援证赅博,因复录于上方,以补靳注之阙。时吾兄被命赴扬州军营,由潼关循河而南,未获入京省觐,即龢岂能无陟岗瞻望之思哉!^③

又过十数年,约当咸丰三年(1853),常熟王振声又从同邑李芝绶处觅得“钱笺”临本,见有朱、墨二色,遂假归,以丹笔誊于已录沈德潜、赵翼两家评点的《吴诗集览》本上(下文简称王临本)。王临本今藏常熟市图书馆,钤有“振

①吴伟业:《梅村集》,清康熙七年(1668)顾湄等刻本。

②丁日昌:《丁日昌集下·持静斋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450页。

③靳荣藩:《吴诗集览》二十卷,《补注》二十卷,《谈薮》二卷,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凌云亭刻本。

声”、“宝止”两枚朱方印,前有墨书吴伟业、王振声、赵翼、钱陆灿四人小传,后接乾隆八年(1743)梅村曾孙吴枋恭记《御题吴梅村集》及王振声题记两则,卷末有王氏题跋两则,其一曰:

予既录沈归愚、赵瓯北两家评,又于李升兰孝廉所假得钱圆沙先生阅本,有丹、墨两笔。细审之,皆圆沙语。盖两次所阅,今俱用丹,不复用墨以别于沈、赵。观圆沙《南厢园叟诗序》评,盖梅村为司业时,圆沙曾为肄业弟子,故多称梅村为师。是圆沙与梅村犹耳目相接,故所言多可据。若以《临江参军》之尚书讹为孙传庭,而以圆圆为本(按,应作奔)牛里人,与诸家俱异,又不言所据,今亦录以备参考。至其指摘褊严,正足为学梅村者防具流弊,非好为操戈也。^①

由上可知,钱笺出炉之后,颇为士人所重,先后有曹炎、程穆衡、翁同龢、吴翌凤、王振声、李芝绶、邓之诚诸人或临之,或藏之,但因偏于东南一隅,且都秘不示人,以致博学如黄丕烈、俞庆恩、潘景郑、钱仲联、黄永年诸人都未得一瞥,而误以为“久佚”了。

二

通观钱笺,具有如下几个特色:

1. 主于笺证本事,辅以叢稽故实。

吴伟业身遭乱离,喜吟咏时事,然慑于情势,辞多隐微,又好用典,援古貌今,以致颇费解读。以是,欲解梅村诗旨,非明其所咏何人何事而不办。钱陆灿一眼觑定,遂用全力笺注本事。钱陆灿与梅村年辈差近,耳目相接,于彼行履心路多能了然,故所注往往可信,足资论世知人,非止笺诗耳。兹举一例为说。顺治十四年(1657),江南科场案发,此乃场闱从未有之惨案与痛史,梅村集中即有数篇“纪念之作”,所咏悉案中人。但是,诗初出时颇不易读。钱陆灿尝亦涉案,谙于其中关节,遂渐次注而出之。如注《赠陆生》曰:“必为陆庆曾子玄戍辽而作”,又曰:“陆庆曾子玄,为余丁西北榜同年。”批《悲歌赠吴季子》曰:“吴兆骞以丁酉试事戍关外。”注《吾谷行》“兄在长安弟玉关”曰:“孙扶桑、孙赤崖。”解《送安庆朱司李之任》曰:“朱建寅,字夏朔,死于丁酉闹事。”此数注“皆当时所言,必可信也”。他如注《送何容庵出守赣州》、《题驾湖闺咏》分别为何应璜、黄媛介而作,也都精确。另外,梅村诗咏既有“大人物”、“大事件”,也有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钱笺”颇留意于后者。如注《过锦树林玉京道人墓》一诗“玉京道人”句曰:“卞赛字玉京。”注“归于东中一诸侯”句曰:“谓郑建德,名应皋,号慈卫。”注“主于海虞一故人”句曰:“谓陆廷保。”注“依良医保御氏于吴中”句曰:“郑钦谕字三山,号初晓道人。”(按,王临本作“郑三山,医叟也。”)注“柔柔生一子而嫁”句曰:“柔柔生一子,托三山,已而

^①靳荣藩:《吴诗集览》,王振声临钱陆灿、沈德潜、赵翼三家批稿本。

归慈卫家,所寄箱篋衣装悉为三山诸郎胠之一空矣。慈卫之婿季圣犹为余详言之。圣犹,余丁酉副榜同年,今成进士。”又注“所嫁家遇祸,莫知所终”句曰:“柔柔所嫁袁大受,袁受祸,柔柔入官为婢。按,大受字亦文,金坛人。顺治己丑进士,顺治十六年海寇破镇江、金坛,缙绅罹祸至酷,大受亦与焉。”全诗经此一番疏通,人物分明,语意显豁。“钱笺”又指出《送彦远南还河渚》、《白燕庵》、《送友人出塞》分别为胡介、单恂、季天中而作云云。要之,此类“笺注”用墨极省,却颇便阅览。然则梅村真诗史,“钱笺”真“郑笺”也。使事用典是梅村诗的一大特色,“钱笺”或引申阙疑,或质疑商榷。梅村《雁门尚书行》为抗清将领孙传庭而作,钱陆灿论曰:“哥舒翰之守潼关也,亦以杨国忠促战而败,正与此同……吴师此诗,足为尚书吐气鸣不平!”诚有识之见。钱笺又批《下相怀古》“所以哭鲁兄,仍具威仪葬”句曰:“以鲁公礼葬,不闻称兄也。”批《茸城行》“此亦当今马伏波”句曰:“因其姓马而以伏波况之,伏波何罪?”批《王烟客招往西田同黄二摄六王太子彦及家舅氏朱昭芭李尔公宾侯兄弟赏菊》“欲借餐英问首阳”句曰:“菊与首阳何与?”批《行路难》之十二“生来不识官家贵”句曰:“虽用细柳营事,未妥。”都是对于梅村用典失当的异议,确也挠着其痒处。钱笺尚有数则非成于一时,如《送旧总宪龚孝升以上林苑监出使广东》一诗,钱陆灿先朱批云:“潦倒,《晋书》言蕴藉也。今承老杜‘潦倒新亭浊酒杯’,俱误用。”后觉不当,遂蓝笔加批道:“非老杜之潦倒,出嵇康《绝交书》‘浊酒一杯,潦倒粗疏。’杜诗无一字无来处,此注杜所未及也。”又如注《赠辽左故人》“半子”一词,钱陆灿前施朱批曰:“婿为半子,谚则有之,未详何出。”后蓝笔批云:“《旧唐书》回纥可汗上书,言昔为兄弟,今婿半子。”这些批语后出转精,显示钱陆灿的勤学日进与审慎态度。

2. 钱陆灿熟于诗歌流变,既探究梅村诗学的源头,又裁判诗体的长短优劣。梅村诗本转益多师,非出一途。对此,“钱笺”多所揭示。如批《松鼠》“舞应京房占,磔按张汤律”句曰:“出入韩、杜之间。”批《行路难》“斜晖有恨家何在”句曰:“袭唐。”按,唐诗中李白、韩愈皆用“家何在”语,韩诗“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更是名句。这些都指出唐诗是吴诗的源头活水。钱笺又批“轻舟掠过破山寺”句曰:“似放翁。”批“即今钱塘潮,莫救匡山麓”句曰:“入宋末。”则又指出吴诗实渐入宋诗畛域。梅村各体诗中,钱陆灿最喜七古与七律,有批语曰:“公诗以七古、七律为最。”而最恶五言,至谓:“五字诗最难,要五字内有转折,公诗乃直头布袋耳。”后来诗论家多所继承、发挥,如林昌彝云:“近代七言律诗最为沉雄者,首推吴梅村,盖能以西昆面子运老杜骨头者,自义山、遗山后,殆无其匹。”^①而梅村五言又广被问难,如朱庭珍曰:“五律处处求工,如翦彩为花,终少生韵。”^②邓之诚亦据“钱笺”说:“(梅村)五古学杜,有率尔者。”^③

①林昌彝:《射鹰楼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70页。

②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二,清光绪十年(1884)刻本。

③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第393页。

3. 批评与鉴赏双管齐下

钱陆灿于梅村诗有所品藻,而尤以指陈其弊为务,认为其有俚俗、凑泊处。本来古诗为梅村擅场,但时杂俚语俗调,钱陆灿批“寄人篱下受人怜”、“错认微之共牧之”诸句曰:“俗”或“俗调”,批“荏苒分飞十八年”曰:“非古诗中语”等皆是此类。《后东皋草堂歌》为梅村名作,“钱笺”不人云亦云,批曰:“公诗长歌第一,每到结处有落场俚语。”《萧史青门曲》亦为诗家所美,邓临本“钱笺”评“自家兄妹话辛酸”句曰:“可付瞎姬弹唱矣。”又批梅村另一名篇《圆圆曲》曰:“虽初唐人有此声调,而不免于俳熟乎,晋、魏诸诗绝无此矣,此元轻白俗亦不可避而避无法,只求之古诗及初、盛唐而可委思《庐江小吏妻》等诗及杜叙事何以不俗处。”可谓斧钺森森,不假宽贷。钱陆灿又谓吴诗有凑泊之病,如批“自比管与乐”、“子孙为皂隶”、“京国才名识杜钦”诸句云:“凑”或“凑韵”。客观地说,“钱笺”此类评语虽严苛,但也敏锐犀利,不无可取之处。沈德潜尝云:“梅村七言古专仿元白,世传诵之,然时有嫩句、累句。”^①沈其光亦曰:“余谓梅村熟而兼俗,读者尤须审辨,毋徒震其盛名,为所误也。”^②都可视为“钱笺”之知音。当然,梅村古诗更多古雅秾丽,“钱笺”也不吝赞美之词。如评《退谷歌》“君不见抱石沉,焚山死”一段曰:“要用此等散句,必须有笔力,字字入古。”又评《海户曲》曰:“字字典雅,无一俚句,第一作也。”又曰:“才情烂漫,学问凑泊,此先生必传之作也。”

三

“钱笺”是清代梅村诗笺注各本之祖,后出的程穆衡、靳荣藩、吴翌凤诸家无不深沾其溉。

程穆衡(1702-1794),字惟淳,号迺亭,太仓人。程氏笺注《吴梅村诗集》草创于乾隆三年(1738),至三十年(1765)重定后付梓。据程氏“凡例”知,其笺释吴诗时参考过“钱笺”,并“择可采者悉登之”。今检程笺本,其采录“钱笺”近二十条,尚不及原笺十之一。程氏自言之所以如此取舍,那是因为“梅村诗集向有钱湘灵评本,但摘索过酷,鲜所发明”。可是,比照钱、程笺本,程笺中除舆地、旧典为新创外,本事诸条阴袭、剽窃“钱笺”者不下于十之六七,却一不之及,以致邓之诚先生乃谓:“钱批不传,世遂以贵钱者贵程。”兹举两例以概其餘,钱笺《赠吴锦反雯兼示同社诸子》“自言里中有三陆”句曰:“陆鯤庭兄弟”,程笺则阐衍曰:“谓鯤庭、丽京、梯霞也。”钱笺《茸城行》“不知何处一将军”句曰:“马进宝。”程笺又曰:“刺松江提督马进宝,降后改名逢知”云云。

靳荣藩(1726-1784),字介人,一字朴园,号绿溪,黎城县人。乾隆十三年进士,官至大名府知府。靳氏“酷嗜吴诗,遂为注之”,后眼摹手书,集十年之

^①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一,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教忠堂刻本。

^②沈其光:《瓶粟斋诗话》,上海大东书局民国三十七年(1948)铅印本。

功,终成《吴诗集览》完帙。乾隆四十年(1775)由凌云亭刊行,一时纸贵,王鸣盛、赵翼皆为之击节叫好,赵氏犹极称之:

介人则因诗以考史,援史以证诗,一一疏通证明,使作者本指显然呈露。如《临江参军》之为杨廷麟参卢象升军事也,《永和宫词》之为田贵妃薨逝也,《雒阳行》之为福王被难也,《后东皋草堂歌》之为瞿式耜也,《鸳湖曲》之为吴昌时也……此等体玩诗词,推见至隐,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而能若是乎?梅村诗一日不灭,则靳注亦一日并传无疑也。^①

不过,为赵氏所称誉的靳注,“钱笺”几悉先得其心而发其端矣。举其要而言,“钱笺”《永和宫》曰:“此为田妃事作。”笺《后东皋草堂歌》曰:“此处(瞿式耜,笔者加注)粤西开府嫌太略。”笺《鸳湖曲》曰:“吴昌时。”他如《茸城行》之写马进宝、《临淮老妓行》之写刘泽清、《拙政园山茶》之写陈之遴、《吾谷行》之写孙旸等等,皆是其例,恕不赘述。而后之人皆不明就里,正见“钱笺”埋没日久。可以想见,若靳氏生时一读“钱笺”,恐要发“眼前有景题不得,崔颢题诗在前头”之慨罢。

吴翌凤(1742-1819),字伊仲,号枚庵,吴县人。嗜书工诗,有《吴梅村诗集笺注》问世。前揭王临本原第十七册有按语一则:

升兰所藏评本吴诗,并无题识,考其语意,意其出自圆沙。及观吴枚庵笺注所引圆沙语,与此悉合,其为圆沙无疑矣。但亦是临本,颇有缺讹,而自卷十七以下全未动笔,恐是未经临毕,未知异日得见圆沙原本否。戊申九月中旬雨窗临毕,复识,文村居士。

观此,则吴氏笺注时,亦尝借鉴“钱笺”。稍后的王振声、翁同龢、邓之诚等人对“钱笺”或采纳,或补苴,也都收效可观,获益匪浅。

当然,“钱笺”也有瑕疵不足之处。由于属筌路蓝缕之作,钱陆灿未能预订凡例,笺注略显随机,且“间有能证旧事者甚罕,且不免微误”。“钱笺”于故实既不甚留意,即偶一触笔,却露出破绽。如吴诗《楚云》其六“骑鹤吹笙是六郎”与《通元老人龙腹竹歌》“此龙僵卧难扶策”、“手中竹杖插成林”数句,钱陆灿皆未明典实,而径标作“未详”。而误认《临江参军》“桓桓尚书公”的卢象升为孙传庭,最为论者诟病。至于程穆衡谓钱笺“摘索过酷”,不如其后王振声、邓之诚所见允当,王氏说:“至其指摘綦严,正足为学梅村者防具流弊,非好为操戈也。”^②邓先生则说:“予藏康熙中曹炎过录本,于梅村诗鄙俚处,及用事失当者,纠弹不为师讳,盖直、谅、多闻人也。”^③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①赵翼:《瓯北诗话》卷十,清嘉庆湛貽堂刻本。

②靳荣藩:《吴诗集览》,王振声临钱陆灿、沈德潜、赵翼三家批稿本。

③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第311页。